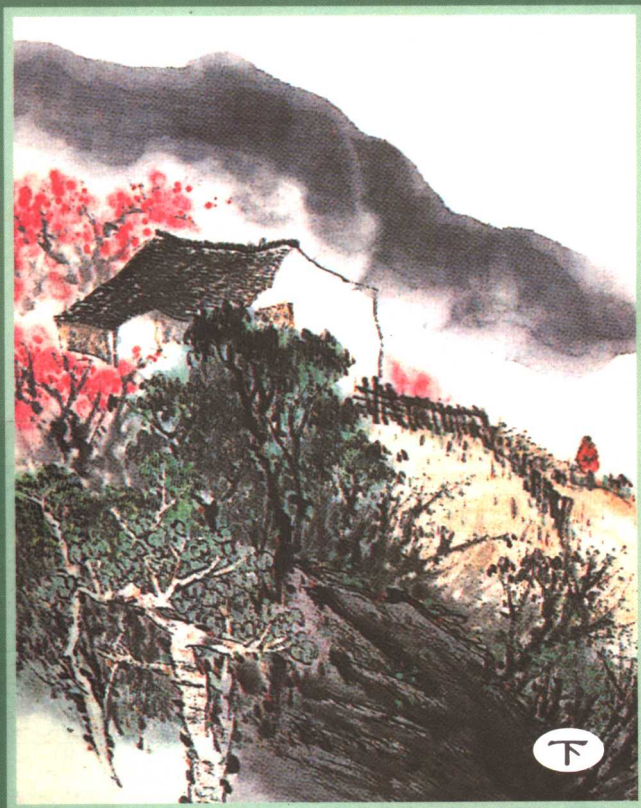


云中岳武侠精品

龙骧奇士

独霸江湖系列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

独霸江湖系列

龙

骧

奇

士

(下)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九章	入堡探案	(697)
第二十章	龙骧勇士	(732)
第二十一章	鬼面人贼	(767)
第二十二章	欲盖弥彰	(802)
第二十三章	装神弄鬼	(837)
第二十四章	神巫教主	(872)
第二十五章	易装追踪	(907)
第二十六章	直捣匪巢	(941)
第二十七章	邪恶到头	(975)
第二十八章	北岳出家	(1010)

第十九章 入堡探案

女孩子爱恨分明，爱憎的表面上虽颇为含蓄，但内心的变化极为强烈，抓住机会便会借题发挥，一发不可收拾。

小绿姑娘情窦已开，早已认定高翔是她心目中的爱侣，怎肯容忍另一个美丽的少女向高翔眉来眼去？她的反应是直觉的，不假思索地立即出言相激。果然料个正着，二小姐当堂冒火，大发雌威抢先动手。

二小姐出其不意抡弓扫击，以为华小绿猝不及防，即使能避过一击，也决不可能出手回敬。岂知完全料错了，小绿并不躲闪，反而扭身出腿顺势化招，扫偏了弓切入，扑上，势如疯虎，纤纤十指像是十只钢钩，上抓五官，下掏胁腹，捷逾电闪近身拼搏，锐不可当。

二小姐也不弱，一招失手，便知遇上了行家高手，挫身顺弓的荡势窜出丈外，只感到劲风掠顶门而过，头皮麻麻地，脱出险境，却惊出一身冷汗。

“小绿，算了，别忘了咱们是客人。”

二小姐却不肯甘休，丢掉弓，解下箭袋丢给侍女，厉声道：“臭丫头，分个胜负再走，本姑娘饶不了你。”

小绿倒肯听高翔的话，拍拍双手走向高翔身旁，哼了一声撇撇嘴，冷笑道：“你留点精神，三天后，本姑娘第一个要找的人便是你，你等着好了。”

二小姐刚将剑解下交给侍女，接口道：“今日事今日了，不必等

三天。”

两个领路的大汉心中大急，赶忙拦在两人中间，苦着脸说：“二小姐请息怒，堡主刚才以鼓声传讯，要堡中弟兄不可留难客人，日落之前，客人必须离开山区，小姐这一打岔，堡主怪罪下来……”

“你走开！”二小姐蛮横地叫。

大汉硬着头皮说：“小姐明鉴，在下委实担当不起！”

“你走不走？”二小姐厉声问。

大汉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

小绿冷笑一声道：“不必拦阻她，本姑娘与她作了一了断，当是私事解决，与贵堡无关好了。”

高翔却不同意，含笑拉过小绿，上前道：“二小姐不必生气，冲堡主份上，姑娘与客人为难，岂不有损堡主的声誉威信？在下南京高翔，请问二小姐贵姓芳名，能见告么？”

二小姐的怨火消得好快，转嗔为喜，粲然一笑道：“我姓狄，名雅萱。”

“哦！姑娘定是狄堡主的千金了，幸会幸会。”

“尊驾真是南京高翔？”

“正是区区。”

“哦！想不到高爷如此年轻，如不是亲见，委实令人难以置信。请问高爷光临敝堡，有何贵干？”

“在下从南京前来追查凶手，向令尊索人。”

狄雅萱一惊，讶然问：“什么？你竟胆敢前来敝堡向家父索人？”

“不错，要索的人是招魂使者叶君山，与飞叉太保马云飞。狄姑娘应该知道，这两个凶手的底细了。”

狄雅萱不住摇头，苦笑道：“高爷，你是不该来的。”

“在下已经来了。”他泰然地说。

“见过家父了么？”

“刚从贵堡下来。”

“家父怎么说。”

“令尊限在下于日落前离开天台山山区。”

“这……你们快走吧，家父已是宽洪大量了。”

“呵呵！姑娘，在下并不想急于离开。”

“什么？”

小绿哼了一声，接口道：“你又没耳聋，听不清楚么？令尊限咱们在日落前离开山区，咱们也表明三天后前来索人硬讨。是否离开山区，那是我们的事，如果你们想动武驱逐，我们奉陪。”

狄雅萱睥睨着她，撇撇小嘴问：“你贵姓？”

“华小绿，怎么？”

“没听说过你这号人物。”

“你没听说过的人多着呢，井底之蛙，如此而已。”

“你的嘴就会损人，哼！你是高爷的什么人？”

“你管不着。”

“哼！”

“不要哼，我叫他翔哥，你怎样？”小绿傲然地说，神色间颇为得意。

狄雅萱哼了一声，向后退，冷笑道：“三天后，本姑娘要和你了断。”

小绿一挺胸膛，大声说：“不必等三天，如果你敢到山区外去找我，我要砍下你这颗美丽的玉首来。”

高翔赶忙打岔，笑道：“你们少说两句好不好？在期限之前，大家客气些，岂不免伤肝火？”

狄雅萱瞥了他一眼，转身走了。

两人返回宾馆，取回兵刃行囊，告辞出山。

天台山山区广约三十里左右，未牌时分，他俩便出了山区。小绿回望二十里外的天台堡，向高翔问：“翔哥，咱们真要三天后再来

么？”

“不错，三天后放手干。”

“这三天……”

“这三天得好好查探一番，好好准备。”

“公然入堡索人？”

“你真傻，犯得着冒不必要之险？只要咱们放翻他们一些人，他们便会下来和我们决战了。今天暂且好好歇息，明天得辛苦些呢。”

“翔哥，好像有人跟踪。”

“当然有人跟踪，而且附近也有暗桩。走，找地方暂歇，不必理会他们。”

“他们会不会倾巢而来袭击？”

“我想不会，但小心提防总是好的。”

他们找到一处树林歇息，等天色尽黑，即迁至一座茅草坡上安歇。

次日黎明前，两人悄然动身，向东北的丛山隐去。

他们预计用一天工夫，先勘察天台山四周的通道与各处形势，以便进一步深入，先摸清附近再求向内发展，免得像盲人骑瞎马般乱闯。

正午时分，到了一座奇峰下。这一带全是原始森林，没有人迹。

高翔折了一把树枝，说：“找地方歇息，猎些禽兽充饥，咱们的干粮快光啦！千紧万紧，填五脏庙要紧。”

蓦地，右面一处山崖下，传来了一声长啸，有人叫：“要填五脏庙，何不前来共享一番？有酒有肉，有兴趣么？”

两人一惊，高翔心说：“这里也有人藏身，天台堡的实力不可低估了。”

两个循声走近，不由一怔。

山崖下，坐着一个雄伟的中年人，豹头环眼，脸色如古铜，大八字胡，威猛剽悍如同一头雄狮，正一手握了一个酒葫芦，一手用小刀插一块肉大嚼。身旁搁了一根沉重的霸王鞭，一个大革囊。

脚前，一堆木柴已经烟尽火灭，剩下炽热的炭火，三根树枝成架，下面吊着一头烤得油光水滑的小鹿，已被吃掉一条腿，仍在炭上不住摇晃，油水不住下滴，不时升起一阵阵焦油的轻烟，异香扑鼻。

高翔走近，笑道：“好香，吃了好几天干粮，馋虫可被引出来啦！”

大汉将刀向旁一指，说：“要吃，坐下，自己动手，别客气。”

他从靴统里拔出一把飞刀，笑道：“谢谢，我就不客气了。在下姓高……”

“你是南京高翔。”大汉接口答。

“噢！老兄贵姓？”

“沈天威，排行三，你叫我沈三好了。”

“沈兄是……”

“在下是天台堡的巡山弟兄。”

高翔一怔，笑问：“沈兄认识在下？”

“昨天你们入堡，怎不认识？”

“哦！原来如此。”

沈天威突将酒葫芦掷过说：“喝两口……”

小绿一把将酒葫芦接住，便待反击。

沈天威向侧一闪，笑道：“小姑娘，未到时候，打不得？还有两天工夫，那时再拼个你死我活，这时大家不妨交个朋友，酒足肉饱拍拍腿各奔前程，怎样？”

高翔接过酒葫芦，毫无戒心地喝了两大口，笑道：“沈兄快人快语，在下也有同感，谢谢你的酒。”

“哈哈，不用谢了，两天后，也许在下一鞭将你打成肉泥，岂不

浪费了谢字？”

高翔开始割肉，笑道：“也许后天在下一剑刺透你的前后心，但谢仍然要谢的，两天后的事暂且置之脑后可也。沈兄，这是何处？”

“堡东二十余里，叫做旭日峰。”

“沈兄负责巡山？”

“不错。”

“贵堡主认为在下三日后索人的话，是虚声恫吓么？并未严加戒备呢。”

“哈哈！正相反，敝堡主认为你言出必行，而且查出你们只来了两个人，人少反而行动自由飘忽，不易对付，严加戒备并无多少裨益。哈哈！咱们不谈这些事。”

“好，不谈就不谈，谈了会伤感情，呵呵！”

三人各自进食，两个男的信口谈些武林见闻，一些各地风光，谈笑自若，毫无敌意像是两个好朋友。

小绿却暗中戒备，随时皆准备挺身反击。

一葫芦酒被喝得精光，酒足肉饱。沈天威收起刀，拭净双手拍拍肚皮，站起满意地打了两个饱呃，豪笑道：“饱了，走也。烤鹿送给你们带上，晚餐可免得劳神。高兄，华姑娘，后天见。”

“谢谢，沈兄，后天见。”高翔挥手说。

沈天威拖起霸王鞭，走了两步突又转身道：“高兄，到处走走不要紧，千万不可闯向东北面的后山，那儿去不得。”

“为何去不得？”

“那是禁地。”

“禁地？贵堡的禁地？”

“不，那是所有人的禁地，敝堡的弟兄，谁也不敢踏入后山一步。”

“为什么？”

“那座山叫做绝魂巅，上面有一座长恨崖。深山大泽，必隐龙

蛇，世界之大，无奇不有，那儿经常发生不可思议的怪事，不时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异声。高兄，你信不信世间有鬼怪妖魅？”

“我不信。”

“如果不信，不妨前往开开眼界。但记住在下的忠告，千万别去冒险。敝堡高手如云，江湖亡命相信鬼神的并不多。据在下所知，敝堡这十余年来，至少也先后进去了三十人以上。”

“结果如何？”

“不知道，从不见有人生还。”

“哦？沈兄又作何解释？”

“不知道，无从解释。这一带在千百年前，可能是北江州或木兰郡的繁荣地带，尔后沦为洪荒丛莽，其间变迁谁也不知其详，任何怪事皆可能发生，有妖魅并不足奇。天台堡的所在地，就曾有两块古碑，其中一块是大宋端平年号的字迹，可知早年天台堡并非穷山恶水中的绝地，那些登山的石磴道，也不是敝堡主所开辟的。总之，妖魅之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还是离开那座可怖的山头为妙。我该走了，后天见。”沈天威正色地说完，点头为礼，挟了霸王鞭走了。

高翔呵呵一笑，叫道：“沈兄，何不也听听在下的忠告？”

“高兄有何忠告？”沈天威扭头问。

“离开天台堡，免得玉石俱焚。”

“不可能的。”

“沈兄是一条好汉，惺惺相惜，在下不愿与沈兄生死相决。”

“哈哈，盛情心领了。不错，沈某也算是一条汉子，但大丈夫恩怨分明，在下决不忘恩负义离开天台堡一走了之，再见了。”说完，大踏步扬长而去。

小绿冷冷一笑，说：“翔哥，依我看，绝魂岭定是天台堡窝藏凶手的地方，因此放出谣言说是鬼怪，以免有人前往查探，招魂使者与飞叉太保，定然藏在绝魂岭无疑。”

“唔！很有可能。”

“翔哥，你认为这个沈天威，是不是狄堡主派来恐吓我们的人？”

“这人胸无城府，豪放直率，不会是狄堡主派来的人，这点倒可信赖。”

“那……要不要到绝魂岭走走？”

“我们先按原定计划探完四周，再去绝魂岭。绝魂岭既然是天台堡的后山，我们很可能经过那儿呢。走吧？”

高翔割下一条鹿腿提在手，领先便走。

他们先后发现了六处暗桩，不动声色悄然越过。未牌时分，他们到了一处山峡中。本来，他们该走山脊，既可以天台堡作为指示方向的指标，而且也安全些，不怕被人伏击困住。可是这座山奇峰插天，绝壁飞崖起伏不定，攀登起来极为困难，不得不走山峡超越。

山峡中古木参天，视界不良。两人一阵疾走，天色不早啦！不赶快可能会迷失在丛山中。

前面一峰当道，峡谷一分为二。刚看到谷口，前面矮林中人影乍现，首先便看到了数颗寒星迎面射到。

两人向下一伏，高翔低叫：“他们既然动手，我们也该反击了，走！”

两人贴地侧窜。前面三个青衣人共射出九枝箭，发觉人已失踪，立即向右面的峡谷急撤，分枝拨叶响声震耳，向峡谷中飞逃。

两人穷追不舍，追入了峡谷。

绕过一座山脚，怪，听不见逃走的声音了。

百丈外，人影一闪。

小绿一跃三丈，放胆狂追。

高翔急追而上，低喝道：“停！等一等。”

小绿停下了，蹲下问：“人在前面，为何不快追？”

他冷笑一声，低声道：“前面的人，不是刚才放箭的家伙，即使

会飞，也飞不了这么快。”

“那……”

“刚才那三个家伙就躲在附近，搜。”

“敌暗我明，搜岂不耽误时辰？峡谷前面开朗，追前面那批人比较有利些。翔哥，我去追前面的人。”小绿说，声落便向前飞纵，如飞而去。

高翔来不及阻止，恰好听到左方有响声，一时大意，便循声追出，任由小绿追向前面去了。

糟！发觉刚才发声处有一个地洞口，人已钻入洞中藏匿，入洞追太危险了，不由心中作难，闪在一旁等候。

正迟疑间，前面突传来一声凄厉的怪叫，声如鬼哭，山谷为之应鸣，令人闻之毛骨悚然。

小绿已经不见了。他心中一急，舍了地洞向前急追。

小绿经验不够，任性追出，追至前面的山脚下，听到右面的小坡传来奔跑的声音，不假思索地追上了山坡的参天古林。

前面奔跑的声音仍在，她全力狂追。

渐追渐近，不久林木已尽，眼前出现了怪石林立荆棘丛生的丘陵地带。正前方三里左右，是一座百丈高崖。

一头猛虎刚窜入乱石丛中，原来她追了半天，追的不是人而是一头猛虎。

她并未看到猛虎是人扮的，只看到虎的形影而已。

前面山崖上，突传来一阵凄厉的怪叫。

崖顶，似乎有人影移动。

“好啊！这里定是你们的巢穴。”她想。

艺高人胆大，她天不怕地不怕，不多考虑，向高崖飞掠，向右移觅路登崖。

在登崖之前，她总算不糊涂，发出了两声预定的呼应啸声，招呼高翔跟来。

假使她不绕道登崖，而直趋崖下，定可看到不少凌乱的白骨。

高崖其实是一座奇峰的西麓，崖顶有一处半里宽的平坡，长满了形态各异的小苍松，到处都是乱岩碎石，松树长在石缝中，不易长大，显得奇形怪状，形态奇古。

崖长约三米左右，最高处足有百五六十丈，最低处也有七八十丈高下，怪石嶙峋，奇岩壁立。平坡以东，便是陡峭的山峰，山腰以上童山濯濯，只有野草不见树影，顶端露出灰褐色的土壤，寸草不生。

她从右面攀上崖顶，直向崖中段先前看到人影处急掠，快如电射星飞。

日影已沉落在西面的山峰下，南面看不见二十里外的天台山，视线已被后面的山峰挡住了。

她看到前面有人，是一个屹立在岩石丛与小苍松中的人，头戴草笠，衣袂飘飘，面向崖下，她只能看到人的背影，似乎这人的身材甚高，并未发现她从后面接近。

她脚下一慢，悄然掩进。

近了，到了百步外，已可看清身影了。

“怎么？这人的衣袍穿得如此烂？”她诧异地想。

接近至三十步内，她恍然大悟，站起自语道：“是个假人，见鬼。”

但她心中感到好奇，不由自主向假人走去。

假人的衣袍由于年深日久，雨打风吹，已成了破布条，迎风飞舞露出里面的岩石，原来是利用一座桂状石笋，披上衣袍戴上草笠，在远处看居然神似。

她的目光，落在假人的左方两丈左右，那儿有一座巨石，上面有斑驳的字迹。

她走近仔细察看，不由心中一紧。

那是三个合抱大的擘巢大字：长恨崖。

“我到了绝魂岭。”她心中暗叫。

蓦地，她听到了东面有了声息，转身一看，不由心中一紧，不假思索地拔出了长剑。

五六丈外，一座大石与一截小苍松之间，草梢上飘浮着一团海碗大的鬼火，大白天，仍可看到暗绿色的光芒，冉冉向她飘来，像是活的。

她所站处正是下风，鬼火飘来顺理成章，并不足怪，怪的是青天白日为何有鬼火？她一辈子也没见过鬼火，更没见过这么大一团鬼火。

鬼火渐近，她感到汗毛直竖，脊背发冷。

近了，她心中一急，赶忙拿起一块碗大的石头，向飘来的鬼火投去。

鬼火被石块穿过，突然分烈成无数绿色小火球，仍然向她飘来，速度加快了些。

她闪在一旁，鬼火徐徐飘过，有些自行熄灭，有些向崖口飘去。

她嗅到了一阵草莓的气息，不由自主打一冷战。

“我得离开这鬼地方。”她想。

她收了剑，急急向原路撤。只走了十余步，鬼啸声乍起，一株小苍松下，突然升起一个浑身漆黑的鬼物来。高顶头罩，黑袍，黑高底靴，黑色哭丧杖，只露出两个大洞似的怪眼，足有丈二高下。

“我的天！”她脱口惊叫。

“吱……”黑鬼怪叫。

双方相距不足三丈，中间只隔一株小松树。

她不是一吓便软的人，一声怒啸，飞扑而上，剑亦出鞘，长剑一挥，首先便砍倒了小松树。

可是，她收不住剑，突觉真气突散，浑身在刹那间如中电殛，头脑一阵昏沉，眼前发黑。

“当……”她的剑丢出两丈外，跌在岩石上火星四溅。

“嘭！”她倒下了，立即失去知觉，恰好栽在黑鬼脚下。

崖下，高翔正向崖上奔来。距崖约一里左右，他看清了崖的形势，突然心中一动，立即止步，自语道：“沈天威所说的绝魂岭长恨崖，会不会是这里？”

如果这座崖便是长恨崖，那么，这里定然是天台堡秘密藏人的地方，鬼使神差，被他撞上了。

“难怪有人偷袭，他们想阻止我们进入。”他想。

如果是藏人的地方，糟！小绿定然凶多吉少，没听到小绿再发啸声，大事不妙。

“啊……”他发出了两声长啸，招呼小绿。

空谷传音，啸声久久不绝。许久，仍不见小绿的回啸声传来。

他心中一凛，将包裹藏好，一手握住烤鹿腿，开始借草木掩身向高崖接近。

掩进半里地，他心中一动，忖道：“不对，此中大有可疑。那些偷袭伏击我们的人，分明是有意将我们引来的。假使这里真是他们秘密藏人的地方，何必费心将我们引来？唔！我得冷静思量，谋而后动，可不能上他们的当。”

他往矮林中一窜，偷偷打量四周的形势，突然绕道后撤，认准方向如飞而去。

先前第二次发现有人峡谷分岔处，从前面的山腰下来了五个人，其中一人披了虎皮，分枝拨叶向下走，领先的赫然是徐婆婆，披虎皮的人则是一位女郎。

五人鱼贯而下，终于降下峡谷口。徐婆婆将背系的剑解下，取下系带佩上剑，向三名带了弓箭的大汉说：“你们先走一步，回稟堡主，说人已诱入绝魂岭，老身与小徒在此等候，天黑后再回去，看那两个小辈是否能活着逃出。”

一名大汉拭掉额上的大汗，苦笑道：“张姑娘果然敢接近崖下，难怪总管派贤师徒前来诱敌。张姑娘，长恨崖下到底有些什么异

处？”

张姑娘将虎皮脱下，丢给大汉笑道：“下面有不少攒碎了的白骨，其实我只去过三次，皆被鬼物所吓回，因此并未深入。”

大汉摇摇头，向峡内一指，说：“堡中的人，只能接近至前面的山脚下，便被鬼物所驱回。而姑娘却能深入三四里，而且接近崖下方被鬼物所惊，也许是鬼物怕女人哩！要不是姑娘将两个小辈诱入，后天可能要大费手脚哪！”

徐婆婆举手一挥，不耐烦地说：“少废话！还不走？”

“是，婆婆小心了，在下先走一步。”大汉欠身说。

五丈外的草丛中，突然升起高翔的高大身影，轻提着手中的烤鹿腿，笑道：“没交代清楚之前，谁也别想走。徐婆婆，来，谈谈贵堡主的阴谋，怎样？”

五男女大骇，两下一分。

一名大汉迅速抽箭向弦上搭，“当”一声响，大弓自折。

“当当！”另两人的弓也断了。

高翔站在两丈外，大笑道：“相距太近，弓派不上用场。哈哈！老兄们，坐下谈谈，急不在一时，对不对？”

大汉们抛掉弓，拔剑出鞘。徐婆婆不撤剑，向张姑娘说：“不可妄动，为师先会他一会。”

高翔用鹿腿向峡内一指，说：“你们既然不愿在此地谈，那么，咱们同到绝魂岭长恨崖走走，诸位先请。”

一名大汉不敢往峡内走，心一急，便向前夺路，一声怒吼，身剑合一猛扑而上，剑出“灵蛇吐信”，居然火候老到，剑上隐发虎啸龙吟。

“噗”一声响，高翔以鹿腿为兵刃，闪电似的拍偏来剑斜身切入，一把扣住大汉指剑的手，鹿腿再飞叫：“给你吃一口。”

“噗”一声响，鹿腿击在大汉的脸门上，鼻陷嘴裂，门牙全折。

高翔夺过剑，出腿一拨。

“哎……”大汉厉叫，扭身便倒。

另一名大汉刚冲出，高翔用鹿腿一指，笑道：“你也想吃一口？”一照面便胜负已判，大汉心胆俱寒，怎敢再独自上？向同伴叫：“联手，毙了他。”

“你们退下。”徐婆婆冷冷地叫。

两大汉正中下怀，急急退下。

徐婆婆向前举步，徐徐拔剑道：“老身给你一次逃生的机会，你走吧。”

他丢掉鹿腿，剑归右手，拂动着剑笑道：“徐婆婆，你的好意在下心领了。”

“你不可错过机会。”

“我这人从不投机。”

“好吧，老身成全你，进招。”

他从老太婆的神中，看到了别人难以看到的危机了，心中一动，探手在百宝囊中取出一只瓷瓶，倒出一颗丹丸先放在鼻下嗅了嗅，方丢入口中吞下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碰上你这种神情阴冷莫测高深的老太婆，小心些为妙。”

“你说什么？你吞下的丹丸，是不是提气增力的旁门左道药物？”徐婆婆阴森森地问。

“在下说什么，你该明白。我这丹丸是宇内首屈一指的防迷药圣品，号称江湖一绝，服下一颗，可在一个时辰之内，不受任何迷药侵害。天香门那些号称无往而不利，迷香之祖，也毫无用武之地。”

“哼！你以为老身要用迷药对付你？岂有此理。”

“你右手小指的指环，有一根几乎肉眼难辨的丝绳连在袖底，有何用处？”

“哼！”

“左手小臂所系的八寸套筒，藏了些啥玩意？”

徐婆婆老脸一红，一声暴叱，剑虹疾射，闪电似的冲进，势如天